

文 敝 篇

張 鶴 齡 撰

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

文 敝 篇

張 鶴 齡 撰

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

文 敵 篇

張鶴齡譯

* * *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90号

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

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朝陽門內箭街碑胡同17号

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华書店經售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統一書号: 9060·528 字數: 4 千

開本: 787×1092 1/25 印張: 14/25

1960年7月第1版 196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000 冊

定價 (9) 0.11 元

陈老叔通把他故友张鹤龄所著
“变法经纬通例论”中的“文敝篇”送给我，
读了以后，觉得在六十年前，便能
痛陈文字繁难之敝害，而主张
改革文字，这样的思想在当时
是有进步意义的。因此，特把
它重印出版，以供研究者参攷。

吴玉章

1960.4.20.

文 敝 篇

文字，名學也。孔子曰：“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”用鄭注。大哉、言乎！文字之學，關係國政，若是其較然也。蓋文字者，名此事、名此事物之理也。理在事物之間，甚深微妙，欲使附麗乎心志，惟文字爲之著明焉、傳遞焉。理有精、粗、淺、深，人有智、愚、賢、不肖，而其急需乎文字之著明、傳遞也從同。故文字之道，必極乎易知、簡能，而後利用廣溥，而萬族咸賴。吾嘗竊歎乎吾國民智之難開，則以文字之繁難，界隔乎事物心志相通之途，有若嚴關鎗鑰之啓，甚非易易。試較之文字簡易之國，如電報之與驛傳，遲速迥殊，而民智之進步，其速率亦因以迥殊。綜其大凡：一曰字義難識也；二曰律例不一也；三曰

宗派繁多也。何以言字義難識也？文字之大源有三：音、形、義也。有啼笑而音顯，有語言而音備，音者，無人不識者也。形須目驗手觸，目所不能驗，手所不能觸，而形之道窮，形者，有識、有不識者也。義由心靈，心靈尋繹，條理始顯。義者，識之者少，不識者多也。古初人民，知覺短少，但識實象，不識虛理，故中國文字象形；西墨斯科、埃及，古字亦象形；文字之源出於圖畫，西人多宗此說。繼而知其用之窮，而不能廣也，故皆相率而變。西國勇於變，而以音繫字；臘丁文亦音紐。中國怯於變，而衍成六書。六書之體，交迕錯綜，撮其大旨，則以義繫字而已。以音繫字，其道簡易，是故有語言之國，即有文字，如歐、美、非、澳及吾亞滿、蒙、西域、東洋，無不有拼音之文字也。且能語言之人，即能文字之人，故歐美各國，農夫、販豎、婦人、孺子，無不識字之人也。以義繫字，其道繁難，故源流繁多，部居分析，音韻有古今之異；體製有正俗之殊；訓詁有雅變之別。淹博之士，沈思廣覽，甫克周知；佔畢小儒，白首茫

然，如涉烟霧。劉熙釋名，卽音求義；孫炎反切，考字定音；皆潛懷覺悟，思稍通音義之郵，而其道尙隘。至守溫以三十六字母之說，流行中國，意欲整齊文字，考見原音，惜乎信從未廣。國初古韻家祖述其說，迨後轉關守溫，幾於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者也。顧以今日文字，方音參差，欲以字母之法，繩之一律，旣已甚難，而聲音之與形體，絕不相蒙，恐強作區分，終無條理，此盧氏慤章、蔡氏錫勇、沈氏學諸家，皆欲以省筆改製字形，純以音繫，皆持之有故者矣。夫西人字形簡便，足致富強，乃其新字捷法，所謂“旭特亨時”者，尤爲便易，飛書馳檄，漸已通行。而吾國六書文字，如峨冠博帶，古物龐然，消耗思力，阻滯事機，旣已謬矣，局閉哲理，聾瞽庸衆，不益愚乎？何以言律例之不一也？考西人文法之書，名“格拉埋”，區分文字，凡爲九等，虛、實、動、靜，聯屬統系，各有律例。中國三千年來，號稱右文，著作林立，獨無此種文字律例之書。其故有三：一由於語言與文字相離。語

言爲四民所同有之事，文字乃爲士林所獨有之事。蓋其理解紛繁，苟操他業，萬不能兼精文字，故文字之於民生，尊而不親。中國有敬惜字紙之說，乃萬國之所不解也。學士文人，專精此業，研求所得，視爲枕中鴻寶，俗目不許窺覷，若其致用之道，則由心志而經營文字，爲一譯；由文字而宣達乎語言，爲再譯；是兩譯者，皆虛糜於心神，而無裨乎實用。且文字遞演而愈艱深，卽語言遞演而愈歧異，古與今之俗諺不同，南與北之方音迥異。言學術者，治文字之不給，何暇復治語言，是故啁嘶支離，聽其自至。若閩之漳、泉，粵之惠、潮，浙之溫、處，皖之徽、甯，口耳之治，難於諳悉。是以百方俗語，依聲定字，足使名稱乖亂，倫物混淆，此又因語言之失治，而災及於文字，而文字之於四方，遂不可以律例施矣。一由於文字與政教不附。一代之興，更定百度，獨文字一端，未嘗有博士之論議，學官之修改，任爲羶雜，不復整齊，以致玉篇、字林，都成殘帙，正韻、字會，悉屬沿譌。四聲託始於南朝，而義非一律；如帝王尊同爲尊

說，帝止一音，而王有二讀。六藝中禮、書止一音，韻書屢修於唐樂、射、御、數多三四讀，義之廣狹，亦因而不同。

宋，而彌遠初音。凡茲瑣屑奇零，固屬無關宏旨，至於積字成句，積句成章，乃義法之大綱，足昭垂乎利用，曾無正名考文之治，聽諸析言破律之爲，以迄乎今，簿錄盈庫，著述充庭，詭異殊文，參差錯雜，積重難返，董理何施，留千秋之闕憾，成亘古之疑團，而文字之於書籍，益不容以律例定矣。

又如絕域方言，名從主人，依聲定字，譯寫互

異。如遼、金、元三史，一地數名，一人兩傳，近日公私著作，譌舛尤繁。至於繙譯西書，實當今之急務，苟非預定義例，貽誤不可勝言。

福州高鳳謙曰：宜臚列羅馬字母，拼合成字，注以中音，以後譯之字，准此傳寫，不容歧異。審如是，第取中西字典，畫一注音，頒給譯人，

俾有遵守，法至易也。願茲事須由官定，則遵守較易耳。附識於此，亦整齊文字之一道也。

三由於文字有守舊之蔽。酢醋、種種，沿用互譌；治亂、擾馴，訓釋相反；別成族類，無所率循。乃如風人、雨人，不容易以霜雪；門焉、閨焉，未可代以棟梁；大抵古人所已有者，雖承譌襲謬而無妨；而古人所未有者，即字順文從而亦黜。至於兩字連牀，必搜來歷，一言杜撰，便受訾訾。是以文字功能，非有遵守之規條，必待積資於誦讀。雖有絕倫聰穎，亦必十年伏案，故書雅記，

始得粗窺；涉筆爲文，乃免貽笑。而文字之於程課，又不容以律例教矣。馬氏文統，心苦分明，而未盡妥協。蓋吾國文字，歷數千年之屢雜，任意行用，已成榛墟，未易整齊畫一也。何以言宗派繁多也？自唐以前，學派雖廣，而塗徑未紛；體製雖多，而文義一律。降及今日，目錄編排部次，既窮於分析；專家踵起殿最，莫定於評論。往往一宗之中，判爲多派，一派之內，又復歧趨，異同攻擊，流港難窮，一有不知，通人嗤點。至奏疏有立言之體，書牘以運典爲工。功令文字，塗改褻嚴，官書文移，格式非一。若私家之著述，尤宗尚之紛歧，箋疏繁蕪，語錄俚淺，摹漢魏則艱深愈妙，仿唐宋則薄索相因。及夫鼎鍾磚印之學，書畫篆刻之工，華古之士，侈博炫奇；嗜瑣之徒，標新領異。綜其大致，其艱難辛苦，疲精耗神，既違乎游藝適情之義。若夫文詞之美，哀樂無極，駘蕩心魂，好乎此者，比諸聲色之娛；溺其中者，率有性情之蔽。而顧以爲學問之大端，人治之宗旨，不其僨矣！人之一生，止此精力，人事繁賾，待於稽考，百倍古初。而此文學一途，

日增月益，已耗生人大半之神思，進以他端，實將不勝其瘁。此所以無用之學日盛，而有用之學日衰，此長彼消之公例也。且夫士也者，考求政理，研求學術，上以爲國家效用，下以先知先覺啓牖萬民者也。今制自詞章書楷外，禁之不得進身，而世所推爲最上人品者，則通人雅士，亦不逾文學專長。於是士人之有志自見者，既嘔心鉅肝，以求於科目；又窮思極目，冀附於通才。記才悟性，盡用無遺；腦力同薄，日數萬次。比其學優通籍，出身任事，而心虛善忘，氣怯不舉，其人固已病且憊矣。奔走之勤能，科第不如雜途；鉤稽之精密，文士不如駟儉；因循諛諂，壞於吏治，豈無由哉！又況學古之與入官，其操術乃絕不相蒙，責病憊之夫，改弦易轍，別精一業，乃其所萬不堪者，而奈何勿思哉！綜而論之，文字與語言隔閡，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；文字艱深，而政學人才俱受其敝，所謂言不順則事不成也。吾聞泰西之教人也，有普通學焉，無智愚，無賢不肖，數年可以卒業也。又

有專門學焉，必令醫師考驗形體，察其性質之所能勝，而後授之。腦筋細密者，令習名理深微之學；肌骨堅緻者，令習工藝強武之學。故心力不爲虛擲，而術業乃有專精。惟其始基所在，則以文字一門最爲淺顯，童齒能言，讀書數卷，諳知九等律例，即能紀事述言，此其學藝之所以早成，人才之所以易就也。若吾國人士，文理優長者，其人於文學之事，困沮銷磨，誠歐陽永叔所謂窮而後工者，則腦筋肌骨俱已受病，若施以西醫選人之法，恐皆不中格矣，又烏能習新學、行新政哉？然使中文未嘗卒業，而輒西其語言，西其文字，西其學業，則載之無具，達之無術，將與吾民人，不相群類，不相授受，而無益于政治事功。是以日本變政之年，全國上下，通用西文、西語，而後舉西政，肄西學，如水之流，如風之行，渙然、怡然，而有以相得。彼豈好事而出於此哉？誠以語言文字，爲政事學業之原，去阻決壅，非變革乎始基，而其效不捷也。斯義也，固流俗之所驚疑，然彼其效驗，固已彰彰，則

公理之所可信者也。夫政學、猶食品也，文字、猶器皿也。今文字精深，而政衰學陋，猶器皿華美，而食品無存也。智慮理解，猶電也，文字猶傳電之器也。今以最難通曉之文字，而求智理之流衍布濩，猶欲電之傳，而無傳電之器也。今論者謂吾國人聰明才力，必不出西人下，其說誠然。但地球之上，民與民角智，國與國角力，則必同出一途，而後短長高下，可以表列。今吾之與西，意識術業，迥然判異，未可以同列一表也。若論其難易殊科，則中學乃絕難，而西學實較易。蓋文學之精能，虛懸無薄，非有體積可求，往往童而習之，老死而尚無成就。至西藝專門，雖極精微，要麗跡象，積年累月，顯有工期。故吾土文人，率多弱病；而彼中藝士，轉益精強。若其名理之學，奧衍曠深，似尤微渺；算術難題，窮極思索，倍費研尋；然其理以達用爲主，耗心力而不擲於虛；其學以專門爲功，察性質而各從其利；固非欲以繁難之事，束縛斯人，而俾之坐困於其中也。且夫文字之道，因

其難易不同，而流傳之廣狹，遂以不同。今之國衆，心志爲聖經賢傳所佔據者、十之一二；爲稗官小說所佔據者、十之八九；淫、盜、鬼三端而已。一難一易也。全球國衆，从音繫之字者、十之八九，从義繫之字者、十之一二；亦一難一易也。今閩、粵、甯、滬之人，稍通西文者，書函問答，率樂西文，而苦中文，避難趨易之情，已可概見，公例然也。少數受變於多數，又公例然也。倉沮以來，若此其久也，旁行斜上之交迫，若此其甚也，而能無變也哉！文字盛衰，繫國民之盛衰。考漢書，如匈奴西域諸國，皆自有文字，後漢衰滅，文字亦亡。其事實源流，轉託於中國紀載，語焉不詳矣。歐洲當法蘭西創霸，通行法文，今英文流傳滋廣矣。滿蒙繙譯，雖有專科，而肄習絕少，文字盛衰，豈人力所能強爲哉！